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野古集卷下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㦖賓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李隆禮

野古集卷下

明 龔詡 撰

七言律詩

寧親堂為闕湜賦

事親常欲使親安羨子能行世所難既失形聲求視聽更於服食謹暄寒設令貽辱牲牢養爭似無憂菽水歡棠棣有詩昭古訓更須同氣好相看

哭金縣丞 名華 蕭山人

患難歸來僅兩春少聞官長愛斯民適逢被水連三歲始見憂時只一人正是羣黎交頌德如何二豎遽亡身老夫雖未沾私惠公論難忘涙滿巾

並漁圖

方舟何處兩漁翁滿眼溪山樂趣同得失總歸談笑裡功名都付等閒中鬢毛不是緣愁白面色常因醉酒紅去住問渠誰得似行雲流水任西東

溪行

一溪沓沓通潮汐兩岸蕭蕭響荻蘆水鳥傍人來復去山嵐入座有還無爽猶魯望烟波棹蹟淡元暉水墨圖對此不勝懷感慨便宜拂袖老江湖

和屈寓菴寫愁韻

寓菴詩云荒涼舊業嘆無成憂患其如百感并滄海十年覊遠戍薄田三月廢春耕荷衣舊製秋雲薄蓬鬢新添曉雪明正是愁懷消不得更

堪牀下亂蛩聲

底事中宵夢不成一身無那萬愁并飄零蹤跡隨蓬轉

澹泊生涯費舌耕短蠟燒殘寒漏永慈烏啼斷月華明

年來多少傷心恨都付梅花曉角聲

過顧玉山舊宅二首

阿瑛舊宅綽山前父老猶能話昔年樓閣儼如真洞府

主賓渾似小神仙花時不絶笙歌宴門柳常維書畫船

肯信只今無片瓦平蕪漠漠鎻寒烟

當時富貴號無前屈指繇來未百年好事主人金粟老

能文館客鐵龍仙歌兒舞女花間席茶竈筆牀湖上船

今日我來都不見數家田舍起炊烟

屈季恒輓詩

東吳南越久睽離凶聞傳來尚可疑一死果符沈海夢

季恒當除南海丞日前一夕夢沈海中

此生無復到家時季方忽動元方

哭管仲空憐鮑叔知最是數行題壁字一番吟咏一傷

悲

舟中有作

楊城湖口暫經過沽酒無錢可奈何白水煮魚嫌味淡濕薪炊飯苦煙多落帆且入三义港脫險方離萬頃波東望小橋烟柳外喜聞漁父一聲歌

寄沈誠學

黄童白叟真吾徒田園荒蕪身自鋤不知黑髮變華髮誰問今吾非故吾時逢知巳話半日每對好山傾一壺世間萬事不足道醉鄉即是神仙都

登虞山寄朱孟祺

此日虞山試一登四覩佳致翠層層近城市店多沽酒傍水人家半下罾紅葉幾村秋老樹白頭何處晚歸僧分明一段江南意借問王維畫未曾孟祺善畫山水有名

亡内女兄徐氏哀輓

一從夫死誓終天甘守貧寒八十年名姓自期書太史風聲未肯讓前賢苦心只有孤燈識清夢惟憑獨鶴憐如此正宜為世表不蒙旌異為無錢

芝塘道中即事

北望寶芝三十里村墟六月雨餘天一灣流水一灣竹兩岸垂楊兩岸蟬謝老久荒先世宅平章猶記古時田浮生始悟真如夢一度經過一愴然

王氏玉立亭詩

愛君玉立亭子好三世傳來今百年挺挺尚存先氣槩依依不改舊雲烟並當恭敬三槐樹王氏有三槐堂獨任文章老鐵仙元楊廉夫先生有玉立亭詩今日我來重醉酒不勝瞻仰嘆

前賢

送馮翼夫廣文先生分題得魯橋瞻岱

一肩行李惟書劍北上神州道路長迤邐渡沂遵魯望迢遥仰嶽辨齊疆濛濛欲雨春雲重鬱鬱凌霄晚岱蒼便好舉身登絶頂曉看紅日浴扶桑

馬鞍山下陳氏故園

主翁久作黄泉客後事無聞繼者誰奇石總為他有物翠萍空涸舊存池埜花蜂蝶春遊處荒草牛羊曉牧時

念昔經營良不易山靈應笑世人癡

歸自婁東寄張文翔

憶昨訪君婁水曲輕風寒食小桃開形容容況憑詩句消遣春愁藉酒盃白髮千莖雖似雪丹心一寸未成灰交遊獨有君知我都付無言一笑迴

寒家况味詩三首

迷途役役可哀憐誰悟膏明取自煎花為可簪遭屈折草因無用得新鮮分無求外時時樂物不貪奇種種便

從此閉門甘寂寞一囊羞澀任無錢
人道先生貧可憐先生自幸省憂煎詩無俗氣篇篇好
菊有清香朶朶鮮尚友古人誠我志折腰兒輩豈吾便
老妻莫訾瓶無粟自有韓康賣藥錢
辛勤種植本堪憐齒為辛勤易惱煎瓜瓠及時肥更好
芥菘得雨嫩而鮮傳家枯淡一生樂隨分羹蔬四季便
說與兒孫休羨肉阿翁囊裡素無錢

五言排律

種園有感

憶昔經營始年華已覺衰衆人皆笑晚獨我不嫌遲橋記移根處梅思種核時竹松培得所桃李值隨宜夏恐蒿萊没冬憂霜霰欺備乾深積水防踐窖編籬不憚揮鋤倦寧知抱甕疲願為經久計恥作苟安期已見花盈樹行看子滿枝乃知功既至自有效相隨助也徒為害忘之亦可悲

六言絶句

歸自琴川哀義孫

誰信八旬之老反哀十歲之孫最苦歸來元亮稚子無人候門

題畫

千尺虯形蟜蟜四時翠色蒼蒼但見氣雄林壑不知飽閱風霜

五言絶句

田家詞　選六

積絲方滿寸累尺漸成端持入公門裏何人著眼看

有女年方長其如家食貧鬻為豪右妾不得嫁比隣

烈日曬皮膚皮膚似漆烏郎君矜白面應笑種田夫

種田良不易盡力費耕鋤入囷方為有在田猶是無

縣吏打門急聞聲心膽寒受刑因脫袴露出去年瘢

舉網秋江上鮮鱗尺許長丁寧莫輕食留薦里胥觴

傷田家選二

布穀催春種南村又北村可憐逃竄盡能得幾家存

布穀催春種千聲復萬聲一身無託處安敢話歸耕

南園十詠為南野先生賦 選二

紅藥翻階

嬌態殿餘春芳名艶花譜樽酒暖風前㩻㩻為君舞

碧梧夜月

清暉流玉宇繁陰覆金井露警鶴鳴餘先生酒初醒

陳蒙允德東莊八景 選三

悠然處

採菊見南山佳興與心會淵明千載餘高情付吾輩

秋水亭

碧水涵秋空幽花映奇樹茅亭四面開是儂釣遊處

清風逕

自別東莊來歲月易成久披圖懷此君清風想依舊

偶成

故人久不來意趣未能愜但見空庭中紛紛走風葉

寂寞歲云暮古樹嚴風號自知非范叔何敢望綈袍

題宋鄭清之畫雙鳥為顧宗衎賦

紫翠湖山傍枝頭閙雙鳥長憶夢中聞西谿竹牕曉宗衎別號西谿

丙子暮春偶成咏落花

雨後殘霞褪風前碎錦飛自知春已去敢恨蝶來稀

為玄明村楊俊齋題周德玄畫

玉笛吹殘夜聲聲太古情美人何處覔霜月正凄清

題小畫二首

我本林下人城市少蹤蹟有癖愛看山時來坐磐石山中無俗事林下有閑人我亦無媒者歸來願卜隣

題畫竹

渴虬迸石出下飲清冷湍想當揮灑處逸興滿毫端

題畫梅月寄淮陰陸仲孚兼東杜可平

江夜月微明梅花瘦影橫念君千里外多少歲寒情

題雙鵲圖

道人心已靜得失久忘情寄語枝頭鵲無勞送喜聲

題畫小景

古木晝陰陰山高流水深翠苔磐石上誰識坐來心

七言絕句

客中思親三首

才看黄落梧間葉又見青歸柳上枝慈母鬢毛紛似雪小兒方寸亂如絲

江山不阻還家夢筆札難窮感舊愁回首北堂心最切可憐無計買歸舟

烏母含飢守故巢烏兒折翅墮林皋相呼相應空相憶

夜冷霜清月正高

題畫

竹樹戔戔過雨青沈烟一穗繞雲屏道人無復封侯夢

自讀浮丘相鶴經

閒居四景

吾家烟樹水南村盡日觀書靜掩門地僻喜無車馬過

春風正滿綠苔痕

門巷蕭然午睡餘紛紛鳥雀噪堦除明牕淨几無閒事
自録農桑務本書
偶栽佳菊傍幽泉歲晚泉清菊更妍掬飲擬餐聊適意
不圖却疾制頹年
林下漁樵平日侶雪中梅竹歲寒交幽居賸得春風力
不放紅塵過小橋
題寫竹贈陳九我
記得淇園帶雨移春風又見長孫枝夜來月映南州榻

一段高情孰許知

邂逅相逢酒一樽清風明月滿柴門長安道上塵如海不到江南水竹村

題畫

生綃一幅寫烟蘿燕尾蜂腰曲折多最愛小橋楊柳外可能容我著漁蓑

題畫竹贈袁宗魯

落花飛絮自紛紛歲晚相看獨此君却憶西齋明月夜

滿牕清影共論文

鸜鵒

身縶雕籠翠羽摧故山千里夢中迴如何性識誇靈慧

不悟能言是禍媒

燕

春風茅舍兩烏衣花徑芹塘任意飛自與主人相識舊

不唯鷗鳥解忘機

鷺

愛爾翩翩白雪衣水雲深處伴鷗飛不應既出風塵表猶有窺魚一點機

畫鳥

曉來微雨濕花梢何處飛來拂羽毛正好安棲莫輕舉野人張網在林臯

梅花

好處非關竹外斜自緣能向雪中華若隨桃李爭春色縱有清香未足誇

氷雪姿容鐵石腸毅然孤立拒風霜高情却怕行人折
不放橫枝易出牆

梅實

慣經巖下朔風寒青子纔成已帶酸正味不諧時俗口
未經沾舌已眉攢

趙松雪竹石

舊宋王孫元學士草堂心事玉堂身筆端寫出江南意
落日西風為愴神

雜詠

狂瀾萬仞湧銀山坐見傾危瞬息間舟子慣施僥倖術
滿張風幔意如閑

白髮二首

斗星初轉建寅標已見春風在柳條堪嘆鬢邊新白髮
不隨牆下雪俱消
鏡裏容顏奈老何流光瞬息易蹉跎却嫌白髮無公道
偏使愁人分外多

墨竹贈陳存誠

雨梢風葉夜颼颼長憶溪堂下榻留清氣逼人眠不得
吟詩直過五更頭

一別知心幾許時每因風月寄相思定知詩骨秋來瘦
應似霜餘翠竹枝

留侯

已聞赤帝收秦鹿又見烏江刎楚猴一點報韓心已遂
重輕宜不較封留

題畫竹石二首

憶移蘭棹過茗溪溪上天寒日欲西歌罷竹枝風正急亂雲生處鷓鴣啼

霜清木落九秋天十里寒江罩晚烟記得故人舟泊處釣竿生在石崖邊

歸婁江

昔年曾住婁江上看到園林幾樹春今日歸來風景異梅花獨識舊時人

懷李友梅 并序

時有司以仲怡博識敦請預修大典訪採物産地名韓墩有梨風味極美誠異種也仲怡謂收入郡志則常歲當貢獻不無貽患百姓遂削而不書甚愜士論予故於卒章及之

知己堪憐會面難久無魚鳥問平安遙知風雪虛齋裡人與梅花共歲寒

舉世唯知婦寺忠荔枝輿嘆只坡翁羨君識鑒追前哲

敢不低頭拜孟東

雙竹圖為陳止菴賦時余歸玉峯是夕寓其館

難弟難兄一樣清襟懷同抱歲寒情夜來醉倚南州榻

愛聽風前珮玉聲

田園雜興 選六

十載飄零東復西故園花木總成蹊歸來但覺清貧好

有舌何曾肎示妻

風吹鶴髮短蕭蕭數首新詩酒一瓢愛看前村風色好

不知行過竹西橋

稚子囊書僕抱琴梅花香裡獨清吟人言恰是西湖景只是先生不姓林

厚味何如淡味長充庖不羨大官羊老妻昨夜挑新菜釀得黄虀滿甕香

草菴新結傍清溪種得梅花與屋齊結實未圖調鼎鼐歲寒聊取作詩題

布被稜稜似鐵寒一宵詩夢屢更端覺來愛煞窗前月

送我梅花瘦影看

題畫

不向東華踏軟紅却來江上汎孤篷水光山色知多少

都入先生笑詠中

閨怨

枝頭花落減春光遊子歸期正渺茫啼鳥數聲驚夢斷

一庭芳草又斜陽

春來日日望郎歸轉覺天涯信字稀回首又驚三月暮

東風門巷柳花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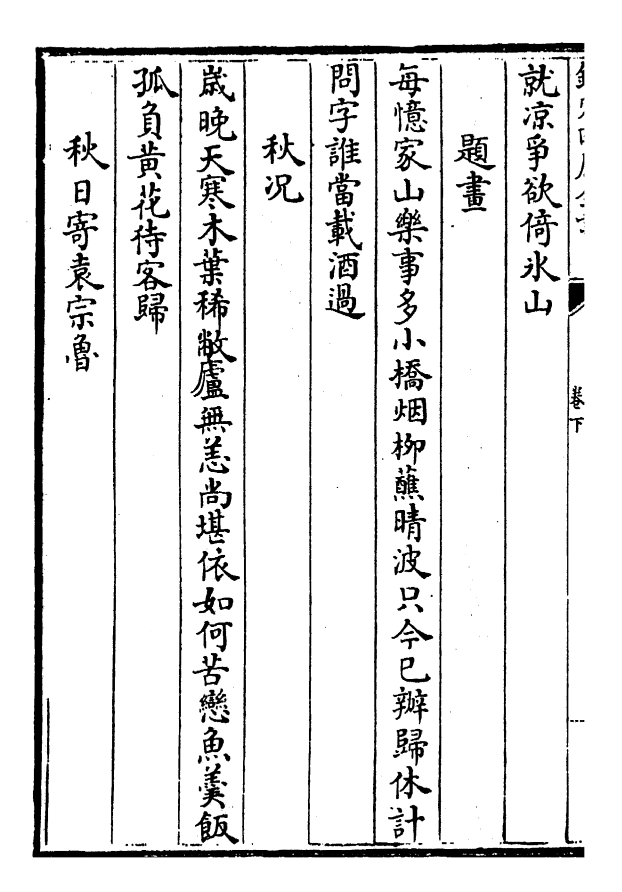
玉容花貌日摧頽夫婿他鄉未卜歸一點妾心何所似精金百鍊不成灰

陶子巽惠扇以詩酬之

昨荷緘書問起居清風一箑意何如報瓊只有言相贈燈火新涼好讀書

夏暑

一寒一暑自循環無伐天和付等閒却笑世人因苦熱



就涼爭欲倚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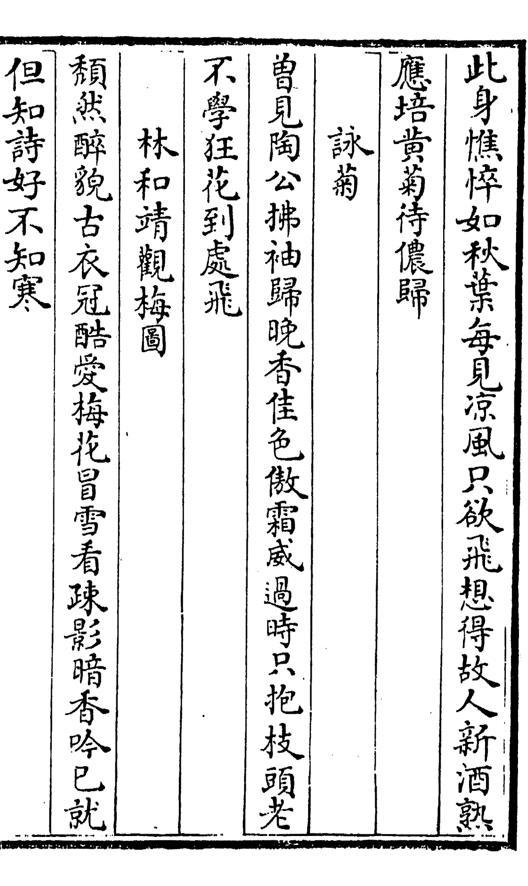
題畫

每憶家山樂事多小橋烟柳蘸晴波只今已辦歸休計問字誰當載酒過

秋況

歲晚天寒木葉稀敝廬無恙尚堪依如何苦戀魚羮飯孤負黃花待客歸

秋日寄袁宗魯



此身憔悴如秋葉每見凉風只欲飛想得故人新酒熟

應培黄菊待儂歸

詠菊

曾見陶公拂袖歸晚香佳色傲霜威過時只抱枝頭老

不學狂花到處飛

林和靖觀梅圖

頹然醉貌古衣冠酷愛梅花冒雪看踈影暗香吟已就

但知詩好不知寒

暮春有感

客邊情緒苦多違光景那堪過眼非不覺此身忙裏老忍看春色雨中歸

歸莊圖為俞景明賦

青山綠樹映波光有客歸來趣野航柔櫓數聲歌一闋知君應是和滄浪

永思亭為宗善賦

源發岷峨可濫觴滔滔東注接扶桑最憐之子思親念

箇樣淵深箇樣長

周廷悅以畫梅二幅求題將勉其義子馬綱

王妃曾服丹霞釀氷雪雖寒暈自紅不似陌頭桃與杏强誇顔色媚春風

題周豫怡園選二

柳堤鶯韻

摇曳春風緑萬絲笙簧朝暮語鶯兒誰知孝子傷心處不見停盃側耳時

竹塢棋聲

對客園棋萬玉中子聲剝啄度春風仙翁久出巴山橘遺蹟難忘手澤工

題時苗留犢圖

去官留犢記當年爭道沽廉未足賢自已不能嫌勝已幾人歸去汎空船

陳允德湄溪新詠選二

柳塘春水

湄溪新水碧如苔溪上垂楊夾岸栽詩酒畫船來往慣
眼明鷗鷺不相猜

綠陰黄鸝

過雨溪山古木齊亭臺清閟綠陰迷黄鸎亦似憐佳境
飛去飛來不惜啼

風浪漁舟圖為族孫以行賦

巨浪打翻高岸石狂風吹折古松枝漁郎要整絲綸釣
好待風恬浪息時

記會稽周士翔先生遺語二絶句并序

余憶十載前假館常熟南野陳氏頻年與會稽周士翔先生往來聯榻士翔嘗語余記其先翁有言當元末閩中某城遭陳友定之亂兵圍久之有城主忘其姓名固守不下城陷被執友定謂曰汝不知有天數耶其人曰我但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固不知天命為何等物也遂被害又有一人亦忘其姓字殺父讐於既赦之後憲

司執之問曰汝不知國家有赦耶答曰殺人賊國家之法有赦人子之心不赦也竟致於理嗚呼士翔當日之言歷歷在耳今士翔仙去久矣昨夜忽夢見之既覺因憶舊言為賦此以紀之非惟先哲之忠且孝得以不泯抑亦足以為名教之一助云旹甲戌二月七日也

不知天數為何物忠孝唯求死即休只此一言才出口遂令亂賊永含羞

父讐不報活何為樂府曾聞太白詞李太白瀆漉篇人子不從天子赦片言千載有餘師

民風絕句寄葉給事選五

昨見城闉未死人青蠅千萬已周身憐渠父母初生日憂暑憂寒幾許仁

塗松市上淥溪濵多少嗸嗸丐乞人不道孤舟風雪裡老夫亦是一饑民

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

可憐流毒到亡人

年年村鼓響鼕鼕知是田家樂社公不道今年逢社日
但聞人哭水聲中

鄉村疫癘肆流行死者如麻實可驚天獨憖遺應有意
要令操筆寫民情

重到湄溪廷悅求詩爰題二絶

勝境森森古木齊孤禽曽借一枝棲重來何處尋知巳
不是湄溪即印溪

怡園不到巳三年鬱鬱常勞夢寐牽今日重來因話舊
不知清淚墮樽前

秋江待渡圖琴川朱孟祺過余逸老巷為作此畫
見遺後八年天順巳夘吾姻友邵師舜先生築
春水堂於馬溪之上適成見而愛之余因舉以
為贈并賦一絶句

愛爾草堂清可憐常因溪隔造無緣如今略彴通舟道
不用高聲喚渡船

濯足圖

買得如梭一葉舟水雲深處伴閑鷗從今洗却雙塵足不向京華謁貴遊

詠蚊

觜利體輕乘夜出羣鳴音響似雷同不知血飽身肥後性命懸人掌握中

過芝塘將謁馬字昌斷岡道中二首

狂風急似離弦矢白雪輕如過眼花北望故人猶數里

禦寒沽酒向誰家

雪隨風力亂飛揚道上行人凍欲僵却笑老奴如便了

鼻隨清涕尺餘長

題謝孔昭畫山水和邵師聖韻

懶逐諸公入省臺分甘無用老岩隈憑君說向清風道

莫放紅塵到此來

夏木垂陰圖

愛爾幽亭俯碧溪扶疎古木與雲齊涼陰滿地日停午

掩卷無言聽鳥啼

題凌貞婦卷時洪水橫流官府督民堤築過季英處義方追貞婦貞婦曰我為婦人豈可與鄉男同事耶遂自縊死

貞魂一點鎮常存肯逐飛揚嶺上雲惟有嫦娥最知巳清光不惜照孤墳

有感

惟將富貴耀家門風節廉隅總不論世上幾多貪父母忍將銛刃剚兒孫

屈原圖

愛君惟欲悟君心歌罷離騷抱石沈忠義一心如許切汨羅千丈不知深

歸自北莊

離却南沙巳夕暉隨潮小艇快如飛多情最是波心月一路相隨伴我歸

早梅

雪牕忽見兩三花便覺詩情漸有涯應是東君念窮獨

春風先遣到儂家

柏子庭畫蒼蒲

愛爾青青石上蒲寒泉清浸一塵無世人不識無鹽女

姣媚惟知羨子都

癸未清明同八九友伴之玄明村為宋侍御樂菴

先生掃墓

道窮千載樂菴翁埋沒孤墳草莽中今日我曹來拜掃

紙錢搖曳舞春風

題聽泉圖

萬竹林中一草亭亭前漱石水泠泠道人不是箏琶耳靜倚闌干自在聽

負薪圖

會稽愚婦厭夫貧辭去何曾愧失身富貴自期年五十買臣亦是一常人

有感

羣峰疊疊水滔滔跋涉都忘儘日勞唯有不平常記得

每因感觸便長號

晚菊

寧憂失所困風霜自信生平晚節香一任寂寥無客賞

看花原不為重陽

觀梅

梅花與我最相知看了南枝又北枝如此冷風如此雪

無人不笑老翁痴

歸自城中遇雪

雪景詩情兩得宜杖藜何惜晚歸遲因過野老溪橋畔又為梅花立少時

偕周李宏遊東皋亭

琅玕萬箇繞庭栽無數青陰覆綠苔漫煮鳳團燒玉版不妨日日與君來

遊西疇竹林

森森萬玉俯清溪徑入蒼雲杳欲迷珍重主人勞載酒琅玕節下為留題

枯荷

紅衣落盡翠盤傾浣我清波一鑑明說與兒童須摘盡莫留餘葉引秋聲

庭松

歲寒羣木總凋零愛爾亭亭色愈青誰信道人心似鐵小窻相對澹忘形

謝南埜先生作棺見贈

大患應知為有身鳶烏螻蟻豈踈親只緣未達莊生意

尚以遺骸累故人

和孫格軒為余題泛舟圖

不慕瀛洲十八仙青雲無意事攀援只憐南國溪山好
風月琴樽共一船

道中見弋人有感而賦

負弩蹲軀隱薜蘿鶴媒前導舞婆娑皃鷺只合高飛去
同類應知誤汝多

和金岊居為陳羽伯頻寫竹韻

峬居詩云海虞山下久盤桓最愛西隣竹萬竿欲造可憐無路入半梢惟許隔牆看

旅館西風九月寒脩篁搖翠兩三竿最憐明發歸舟裏可得推蓬帶雨看

題西谿書舍贈顧宗衎

西谿高隱有餘清最愜閑中野老情秋夜幾迴來借榻竹聲清比讀書聲

癸亥民情

太守安居花錦城眼前兒女沸歡聲豈知田野通宵雨救水渾如救火情

驟雨狂風日夕并農夫淚眼幾時晴中秋賞客南樓上唯恨頑雲蔽月明

乙丑冬大雪時邑宰以雪作戲故賦之

衣破那禁透骨風雪花如掌暗長空憂民太守方沈醉熟睡紅爐煖閣中

臘雪連朝冷氣嚴喜聞宜麥更宜蠶老夫正為蒼生幸

凍死窮廬分亦甘

丁卯初夏

水旱農家兩不禁旱憂枯槁水憂沈可憐昔日求晴意即是今朝望雨心

夜歸

短棹孤篷一葉槎南周村裏訪俞華還家已及黄昏後

細雨斜風兩岸蛙

任溪道中

縈迂曲徑隨溪轉咿軋肩輿傍柳行忽聽竹林茅屋下
琅琅一派讀書聲
南望玉山三十里從容時坐復時行不獨步寛輿從力
看花兼得聽啼鶯

偶題

性耽闊澹拙趨奔一任旁人笑我村自負疎狂抱竒氣
平生不欲受人恩

過芝塘東虞宅廢園

棃花雪白海棠紅詩酒笙歌歲歲同不道世移人事改

野花無數領春風

題畫

巽然亭子面江開亭下危磯鎖碧苔日日老翁來此釣

見潮西去見潮迴

自述衰謝一首

自憐百技一能無兩眼昏花四體枯不解禦凶兼歲去

此身真是舊桃符

自題晚歸圖 并序

友人史君實為余作此畫適余歸自彥中氏遂題以詩君實和云日短天寒易落暉渡頭風起浪花飛濟川有興無人識好逐漁郎作伴歸

紅樹離離映夕暉水天空濶雁高飛扁舟一箇輕如葉常載先生半醉歸

移居二首

飽翫青山性所耽晚從平遠寄茅菴年來苦被前村隔

又擬移家更向南

小虞塘上屋三間雖道無錢且得閒更喜望中無隱蔽東西全體是青山

與王忠孟登玉峰共飲春風亭

山水千重復萬重少年相别老相逢春風亭下一盃酒山色不如人意濃

西疇二首

金橘圃

滿樹霜丸萬顆垂年來惠我侑芳巵常因剖食憐佳味
憶得𢗅前種核時

梅花隴

壟上梅花開百株歲寒詩酒足清娛不知風雪溪橋路
近有何人跨蹇驢

題宗善所藏漁父圖

清溪清似鏡新磨照見先生白髮多自幸素無官爵累
得從漁父老烟波

畫題詩士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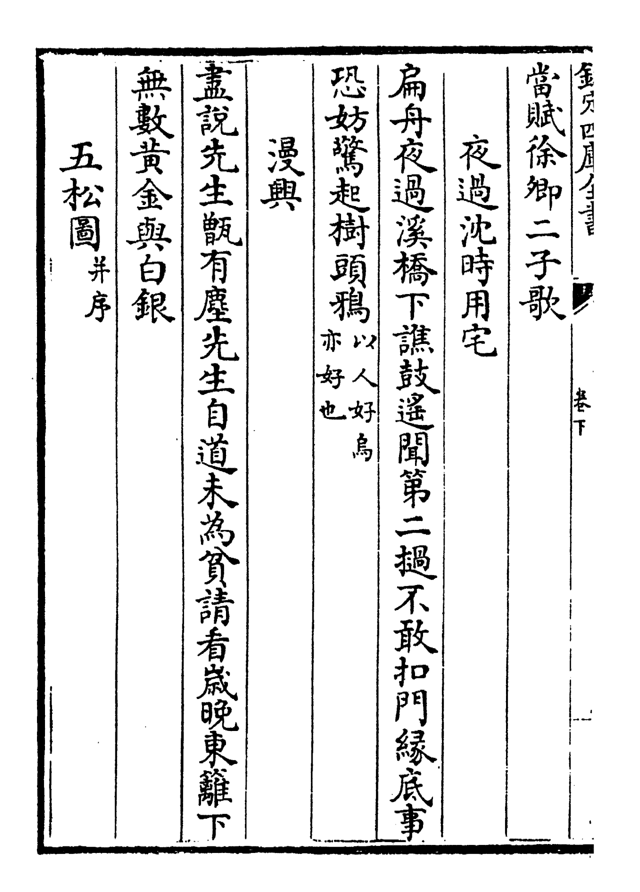
過雨湖山紫翠旁桂花香透藕絲裳不知綵筆蠻箋上和到關雎第幾章

夢覺偶成

夢裏千山復萬山家鄉迢遰苦思還覺來却在家鄉住又恐家鄉亦夢間

賀程侯喜得子

久慕君家積德多晚生英物喜如何老夫更著數年活



當賦徐卿二子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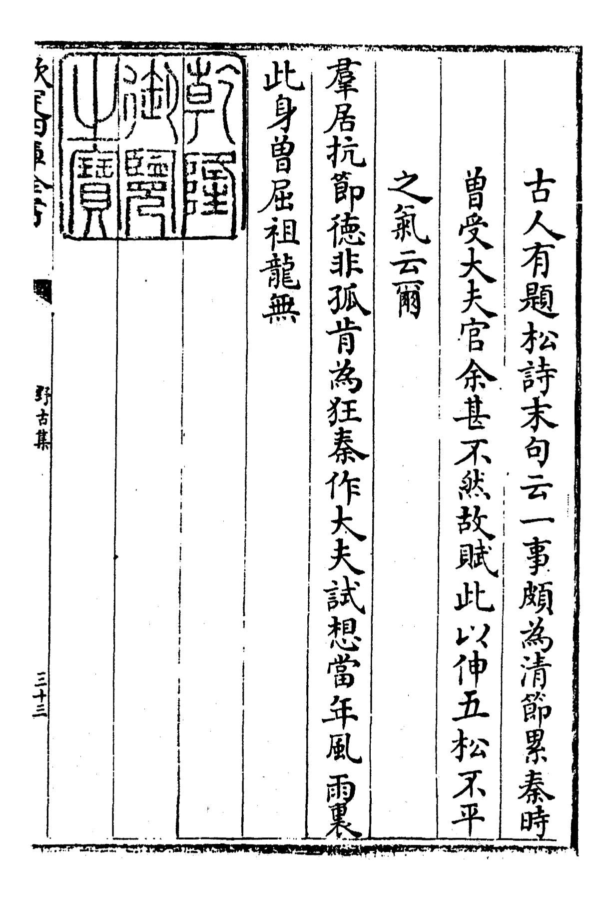
夜過沈時用宅

扁舟夜過溪橋下譙鼓遥聞第二撾不敢扣門緣底事恐妨驚起樹頭鴉以人好烏亦好也

漫興

盡說先生甑有塵先生自道未為貧請看歲晚東籬下無數黄金與白銀

五松圖并序



古人有題松詩末句云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受大夫官余甚不然故賦此以伸五松不平之氣云爾

羣居抗節德非孤肯為狂秦作大夫試想當年風雨裏此身曾屈祖龍無

野古集卷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野古集附録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李隆禮

野古集附録

上周文襄公書

直隷蘇州府崑邑老生龔詡上言欽差廵撫大人執事前詡竊聞古人有言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曰物不得其平則鳴蓋諾諾者本無忠敬之心惟徇已私所以事上者惟務阿順曲從上人樂其言之甘如飲醇醪不覺自醉遂至日積月深養成大患如昔人始順王安石之旨而卒發其所

短者呂惠卿也若夫諤諤之士心無憸邪志秉忠直其所以
尊上者無非至誠故論事無所回隱不無迫切過激之語上
人驟聞之逆耳靜思利行如飲藥餌雖不適口其病獲痊如
古人始而目魏文侯為不仁而卒成仁君之名者任座也是
皆往事之明驗理勢必然以此推之凡當大任行大事者諸
諸之人不可一日有諤諤之士豈可一日無哉今執事以豪
傑之才經濟之學特膺聖天子寵命巡撫東南自下車首以
風俗民瘼為事誠所謂不世之賢而能體聖天子愛恤軍民

之盛心者也然謅竊見在下之人諾諾者常多諤諤者常少又有等恃執事寛仁厚徳而敢為悖理傷道之事以虐民壊俗者有之軍民苦楚之情壅於上聞不能自訴謅區區管見恐不能不為執事高明盛徳累是以鬱鬱心懐不恤衆怨而敢於執事前一一痛陳之也儻不以人廢言或有補於萬分之一伏願矜其愚不録其罪而施善處之道焉幸甚幸甚

一輔道聖躬必法堯舜謅竊謂聖不自聖乃所以為

聖賢不自賢乃所以為賢譬之忠臣孝子苟自以為

忠孝則不足以為忠孝矣洪惟今上皇帝以聰明仁
聖之資守盈成太平之業春秋鼎盛萬歲方來正聖
躬修巳兢業之時而臣子盡心輔道之日古之君子
愛其君者必曰責難陳善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奈何後代臣子其於人主前稱頌德美之文常
多箴戒過失之辭常少如此者恐非愛敬君父之道
聖朝家法容受直言未必有此今執事位居列卿職
膺重任身雖處江湖之遠而心不離乎朝廷若謅草

葬微末未報涓埃亦切葵心如蒙俯納愚言願達聖聰乞勅經筵前後左右内外百司之臣凡有輔道聖躬者自非聖祖仁宗家法所守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公孔子之書不得有所引喻講說其他如虚談空諦之言功利詞章之習粉飾文具之語足以惑聖聽累聖德而無益於聖治者一切屏絶仍乞皇帝陛下敬謹一心不罪忌諱俯而聽仰而思尊德樂道不自以為堯舜而必求至於堯舜如此則三王可四而五

帝可六矣

一民風不古可為深憂詡竊惟古人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蓋國猶舟也苟不資其維繫之力則隨波逐流而不知所止矣詡愚以為四者之道使其常植立於天地之間則尊卑有序貴賤有等親疎位定取舍分明忠臣孝子有所據守而得勉進於善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敢肆恣其惡然則此四者有繫於國家之大體如此豈可輕視而不為之深憂哉今執

事職居廵撫風俗民瘼最為急務如蒙廣詢道德儒碩講明此道深原其所以致之之由詳討其所以變之之術凡有當為勿事苟安姑息粉飾文具必須端本澄源深懲痛改以圖久長使天下之居廵撫任者咸取則焉則措國家磐石之安致民俗為唐虞之厚自執事始也國家天下千萬世幸甚幸甚

一鄉飲酒禮殊乖本意竊惟古人有言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蓋食所以養生禮所以節慾苟惟生之是

徇而不知節文則與禽獸又何以異是以古君子有寧餓死而不食非義者不以此乎欽惟聖朝創立天下鄉飲酒禮其本意蓋欲納民於善使之知長幼之序識賢愚之分接目而警心得以激勵興起耳有司宣上德意宜嚴敬其事而舉行之不在殽酒之豐盈惟在禮意之勤篤賢賢老老期在得人進退揖讓必於中節斯可矣竊見近年有司歲時舉行且如殽核多寡宜有常數其所費自當一出於官不以煩民今

乃一牲一牢一飲一食無非科取於鄉里少有不愜則怒形於色而加箠撻又若延致賢老自宜盡賓主之禮來則迎歸則送不敢怠褻今乃命一隷卒持一紙票既無起居之談又無慰藉之語書名草草如召僕夫況其所被召之人類多無恥之徒不知自重聞命奔走汲汲不暇至於即席之餘起止無常語言無度殊不足以為斯民觀感興起之地遂使有識之人旁觀竊笑以為餔餟之務若然則於聖朝創立斯禮

本意安在哉執事如蒙俯聽愚言轉達朝廷通行天下一以明禮食之輕重二以務賢賢老老而得人三以重延致之儀四以嚴科取之禁如此乃可不失本意而風俗可淳於古聖賢勸懲教化之道或有合矣一養濟旌善名實不副謭竊惟天下之事蓋有似緩而實急者如文王發政施仁必汲汲於無告尼父之論兵食必先乎信之辭自非聖人仁知兼盡豈能知此為政之先務哉欽惟聖朝制度首以天下鰥寡孤

獨篤廢殘疾與夫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最為急務必立養濟之院使顛連者得以全生必立旌善之亭使為善者得以志行此先聖後聖揆之同道者也奈何比者天下有司多不能上體聖心祗順德意於斯二者往往徒事虛文備故事且如崑山一邑養濟院所收養之人不過十數輩而已詡嘗見道路之間有等足不能行手不能舉口不能言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隆冬盛寒躶跣而號乞者不可勝數夫聖朝一視同

仁遐邇無間一夫失所曰予之辜豈以一邑之大所宜欽恤者止此數輩而已乎蓋由有司吝於出納而下屈於勢力不能自訴耳又若旌善亭各處州縣莫不有之然詡亦嘗造其地而閱之不過空空一亭而已夫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堂堂大邑其間孝義之人遂無一二可書哉以是言之則養濟也旌善也名與實可得相副乎今執事仁義之事勇於必行如蒙轉達朝廷通行天下凡遇軍民有鰥寡孤獨廢

疾失所者得以自言記名官籍將各處倉庫積餘布粟每月隨宜施予勿責其償仍禁豪武之人有所侵虐凡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足勸薄俗者人人得以上陳考察其實大書詳述揭於旌善亭內依例存恤給復其家仍觀有司能否以為殿最如此則見聖朝仁厚之政不異文王時而執事平日所蘊推於政事間者亦不失聖門之深意矣

一學校師生不遵法令詡竊惟法立而不守則為非

法令出而不行則為虛文欽惟聖朝建立學校一欲造就人材以待國家任使二欲尊尚名教以為風俗依歸所以舊制畫為條教刻立卧碑諄諄懇懇誠萬世學校師生之範模也使其一一遵行何憂人材之不就風俗之不厚哉奈何居師位者惟知趨附勢利不思盡職或因祭祀而增價直以責猪羊或托興作而侵隣地以裁蔬麥或縱放畜産以踐食田禾或生放私債以倍取計息或出入州縣囑托公事或𦽳制

官吏恣肆已威積習成風其來久矣以致生徒無所畏憚放肆靡所不為或戲侮於大成殿之前或譃笑於明倫堂之上至有褻服夜遊於街里簿行明播於鄉閭問其詩書漫不可否質其疑難莫知如何其視卧碑諄懇之訓置之壁下同於頑石良由師教不嚴無足取法故也謭愚以為禮義由賢者出今反自學校壞之諸生習見如此使其幸中科甲而得美官愚不知將何者以為事君治民厚俗敦化之本哉今執

事職居巡撫聲教本原之地尤所當謹如蒙轉達朝廷申明卧碑事例令天下學校奉卧碑築亭立於明倫堂前每月朔望令提調官率師生行禮碑下講讀一過如遇監察御史入學責令師生默誦如不能記憶者宜即時罷黜如此則法立而人得有所遵守令行而不至為空文矣

一牧民之任當嚴按察詡竊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蓋司者治之牧者養之斯民為天之赤子天能生之

而不自治自養故舉而付於君是以君斯民者惟以生民苦樂稼穡艱難為事一民飢甚於已飢一民寒甚於已寒見惡必去以其害民也見善必用以其濟民也一食必念農耕之勤一衣必憐婦織之苦奢侈不萌乎心暴殄不及乎物懼防農時不敢輕有逸遊恐耗民財不忍易有興作必施寬厚之政以盡養民之方必選忠厚之人以授牧民之任可不慎哉柰何天下牧民之官多不上體天心惟徇已私其視斯民

疾苦非特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抑又從而害之以致乖氣作而歳時歉民不聊生甚非聖天子惟恐失民心違天命之意今執事下臨民情休戚尤宜究心如蒙出巡到處若遇有司果有善政及果為民害者隨其輕重信賞必罰勿徇虛詞浮譽以受其欺必須旁詢密察以期得其實更乞轉達朝廷凡授民牧之任必須慎選其人凡經犯貪汚刻薄之徒不得復有濫受如此則民心悅而四海無虞天意得而萬福駢集

矣
一風憲出按宜禁私謁詡竊惟古人有言有守者可
以執憲無私者可以閑邪蓋所以先自治而後治人
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聖朝稽古建官創立內
外風憲之職以託耳目之寄維持綱紀甄別善惡震
肅百僚自非守正無私者豈能當此重任哉其居內
也必蹇蹇諤諤正色立朝如風霜之嚴厲如鵰鶚之
無偶雖王公大人之貴不敢有所屈俾咸知懼以屏

息其邪心其在外也威名所及必使豪横望風攝伏姦宄聞聲逃遁雖遐陬遠域千里之外莫不知有國家法度之不可犯如是乃為不忝風憲之任矣訪竊怪比年嘗任京官丁憂省親及承差遣便道還鄉者每遇風憲官出按所在必三五成羣干求謁見其風憲官不知自重往往與之笑談飲啜移時方退次日則躬造各家以答禮意甚至有甘為屈膝以拜其婦人其京官因有所恃或縱不肖子弟肆横於鄉里小

民畏其勢焰吞聲飲恨順受其害亦有等姦黠豪右之人身犯刑憲自知不免聞知某京官與某風憲交往情熟不惜貨財以託請求遂至顛倒是非撓亂典則亦有風憲官本不知情被人假形託跡因而脇取犯者財賄以汚名節雖無慊於本心亦何可不致謹於疑似今執事禁革奸弊在所必為如蒙轉達朝廷申明憲綱事例使内外之居斯任者有所持循深體實行則法度正而朝廷尊姦慝屏而寃滯申矣

一東南水旱必須預防詡竊惟天時水旱何代無之人事隄防從古而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聖朝自洪武年間東南田地高下不一雨多憂澇晴多懼旱頻年河港湮塞岸塍摧圮無所資其灌溉注洩遂至永樂三年大水十四年大旱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鹽賊横生朝廷憂之特遣大臣專督東南水利是以連年田地頗得成熟人民頗得聊生近來漸覺踈慢各州縣雖設治農之官而無治農之實一切

文具苟且反生擾害倘一旦或有水旱恐不能無永樂三年十四年之患執事如蒙聽納愚言審處專一經畧水利勿事虛文務求實效則災未至而有以備之而流離盜賊之患不足憂矣

一澄汰冗卒以養精兵謅竊惟兵貴精而不貴多此先達之至論也人生年自四十以上精力盛强志氣剛鋭立功建事惟在此時至年五十則肢體憔悴形神衰憊迨乎六十則耳聾目瞶疾病交攻其事將理

之不暇況望其用哉今天下之兵精冗率相半使省
冗者之食以資精者之用使無父母妻子凍餒之憂
而一意練習以圖事功則兵為有用而食亦有餘若
一概視之精冗不分甚非經常之道執事如蒙轉達
乞命知兵會同百司商榷此道合無將天下軍分為
三等其精壯軍士為一等別委能事官一員專一習
練周歲月糧得以全支仍令天下清軍御史往來程
試能否如有不稱罪坐職掌其年二十以下五十以

上者為一等除廵營唱號把關守門及一應優輕雜
作外俱撥附近多餘田地量力強弱與田肥瘠給與
屯種收其子粒上倉以備精兵糧餉仍禁管屯監收
官員不得妄有科擾或遇凶年得照民間事例處置
其年六十以上并疾病無用者為一等有丁則取以
備伍無丁則放之為民聽其依親住活仍將所請糧
餉加給精兵器械衣裝費用如是不惟軍食常足而
兵為有用抑且存恤老稚使各得所亦庶幾夫九經

稱事之意矣

一官軍運糧費用苦楚竊惟善為政者欲盡人力之用當念人情之艱本朝洪武年間官軍海運糧儲涉歷風濤性命不保却懽忻鼓舞而不以為難者蓋為官為造船不吝賞賜家支廩餼行有裹糧既無父母妻子凍餒之憂又無一應麻油木鐵需索之苦及至回船之日又有已資貿易隨路土産得以贍家所以雖蹈不測之淵死而無悔近年裏河運糧去危就

安本以便益然軍士反加愁苦不若海運之懽忻者蓋由官無賞賜糧不全支加以造船所需費用百出盤洪過閘剥淺遭風日夜勞苦不得少息比及抵倉之日監收官員人等又復刁蹬取索停留曠日或遇風雨在倉覆蓋狼籍耗折又責陪補所得行糧計其口實費用十不及一所以不免假貸倍償計息經年累月力不得紓甚有夫朝出門妻子暮即求乞者又有計無所出甘於自經以就死者比之海運十倍其

艱運軍苦楚如此執事於軍民痛癢舉若切身如蒙
轉達朝廷得照民間運糧事例將各處州縣義役倉
場并積出餘米省節浮費每歲量船大小給與價值
常令有餘責令官軍自行打船修整及運糧官員軍
士加給按月俸糧勿以折色得以全支仍禁各倉監
收官員人等如遇糧舡抵倉隨到即收毋得刁蹬取
索停留曠日違者治罪如此則軍力得以少紓而執
事所以愛卹軍民之意益昭昭矣

一官軍屯田子粒繁重竊惟聖朝創立官軍屯田一以籍其子粒二以自給月糧誠為兩便然其中艱難苦楚有不可勝言者蓋常例每軍種肥田則十二畝瘠田則十五畝俱科子粒六石上倉餘者抵給本身週歲月糧每月八斗計米九石六斗其給與之田或遠在百里外或七八十里外跋涉往來動輒經日況其田高低不一水旱不時較之中歲僅可得米八石之數除工費本力外抵還官數常恐不及已身週

歲月糧夫復何望又至上倉之日搬運損折所費不少忽遇歉收之年尤更狼狽是以不免迫於凍餒強者敢於觸法為非弱者甘為溝瘠以死如是之情誠可憐憫愚以為軍民一體比者朝廷既念天下農作之難得減糧額十之二三而屯田之卒比之農夫又何異哉特上人慮未之及爾今執事軍民利病無不軫念如蒙轉達朝廷乞為量加優卹或官給與本力或增與田畝或輕減其子粒隨宜處置則上不嫌於

取盈下不憂乎受害而聖朝一視同仁之政無所偏矣

一官軍俸祿不足養贍詡竊惟常人之情食不足則力不齊恩不浹則心不固今天下管軍官員不事耕織惟仰衣食於俸祿近年以來例不全支加以獲罪任給人口數多日用不周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之聲不絶於耳自非鐵心鮮不為動是以不顧廉恥不卹法度或詐取人財或刻減軍餉甚至有公服冠帶甘

為畢辭下氣倚人門牆以乞升斗之粟把握之薪者設有緩急差遣置之死地將何所固其心而盡其力哉今執事於一夫失所尚形慘慼況乎此輩所繫尤重者乎如蒙轉達朝廷乞為念其至情審其大體按月俸糧得以全支必使衣食飽煖生死無憾然後責之以禮義威之以法度作奸犯科者不使僥倖獲免如此則不失國家報功之意而德威兼舉心可固而力可盡矣

一各處有司擅興土木竊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先聖之格言為政之要務也近年有司往往擅興土木營不急之務科率役使動經旬月費用不貲疲力損財莫甚於此愚以為此財此力非出於官員之已有實出於小民之身家若使移於稼穡耕作之間則其補益豈小今執事除蠧救民如蒙轉達朝廷通行禁治凡天下官府有所興造自非申奉朝廷區處一毫一釐不得妄科一軍一民不得妄使敢有違

者必罰無赦如此則小民得安其業而遂其生矣一差出官員酷用刑罰詡竊惟聖朝制律五刑之外别無他施笞杖之刑必較大小蓋所以重民命戢姦暴也近者差出官員往往不循禮法喜怒由己肆逞刑威將無罪之人纂夾耳鼻剪拔鬚髮創為三湯兩劄七八不閑之號遂至箠楚之極使人痛不能禁糞溺俱出逼令食之無餘或有盡燒其裳衣使之裸形而奔走使人神魂飛越莫知所措酷暴如此何罪不

承遠近轉相傚效以至鄉里豪奪之人亦設此具以虐良善且如男女帷薄不謹在上之人厚宜自責由我教化不明即不得已自宜遵正科條斷豈可盡其眉目裸其形體簪其花朶昭示通衢使市井小人千百成羣聚觀喧笑非戒淫也實誨淫也此何理哉又如正法婦女有罪坐其夫男此朝廷令典忠厚之至所以曲全廉恥今乃男子被撻或得隔其裳衣婦女受笞必使露其肌肉觀其舉措如此則其淫忍可知

又如犯法宜明正其罪豈可罰使出銀出粟以資妄費而使得幸免若然是以朝廷之法為吾易銀易粟之具也有孤聖朝欽恤之意抑且斲喪元元之心執事如蒙轉達朝廷乞為申明洪武年間非法用刑舊制通行禁治凡差出官員本分之外不得干預有司雜事違者罪之庶幾民無横憂官無酷政而朝廷仁厚之澤流行於天下矣

一官員饋饍科索損民謅竊惟小民生理惟事農業

終歲勤勞所得有限且如秋成之際一以輸納官租二以補償私債加以婚喪弔慶户役疾病費用之外所餘者能幾甚至嚴霜凛雪無袴無履而忍凍一冬者又有寒冷之極呻吟至晚而不得一寐者又有暑月無帷終夜達旦苦膏血以飫蚊䖟之腹者又有官府逼迫計無所出而甘鬻妻孥者奈何為民父母一不之問但見有等官員或因斡辦公事經過謁見或因丁憂秩滿貢舉起程往來干覔却乃厚加饋餽原

其心不過欲得其歡心以為他日倘居要路或可得其稱譽薦拔脫罪解紛之助而已問其所饋鑪之物既非出於官員兒耕女織之所致無非刻薄小民脂膏科索而得之愚以為尊貴之人地位清高豈知蒼生之苦哉執事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如蒙轉達朝廷通行禁治不惟小民得以免横斂之害而朝廷亦得以杜其交結蒙蔽之私矣

一官吏犯法不當贖罪竊謂無知而犯法者情或

可恕明知故犯者罪不可容書不云乎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惟聖朝創立運糧贖罪之條本以哀矜小民無知誤觸刑憲而設非故欲自弛其法而利其財也近者不才官吏往往憑藉仁恩明知故犯敢於為惡及至事覺亦得隨例贖罪其所費者原非已出多係倚勢奸民出財營救既贖之後益知財能救死貪污愈甚繼以奸民倚其營救之德違法暴横凌虐小户其官吏因而受其箝制拱手聽順莫敢如何蒼生

何罪受其荼毒今執事洞察人情宜轉達朝廷通行天下掌刑衙門但有官吏犯法不得隨例贖罪一以科論如律罷降職任不使靦然無恥復居民上則奸吏知懼而小民獲安可以激勵將來矣

一清理田糧未愜公道竊惟天下之事欲求久而無弊惟在公而無偏必順人情乃可愜公道譬猶權衡之稱物一毫一釐有所低昂欲人無議其後不可得也以此言之為政者豈可徒矯一時之見而忽後日

之患哉竊見洪武年間蘇州府有同知宋信取勘崑山縣荒閑田野足民衣食而已初無害人之意蓋由本官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既受之後奈何田段散遠高下不同甚至有額無田虛包糧稅民力不勝往往流離轉徙禍及隣里四十餘年反為民害怨聲載路莫不曰宋信不重民命惟務聚斂使吾民忘家失業流毒至此哉幸蒙執事洞知民瘼欲革前弊特賜清理若老若小罔不歡感以為回病勢於將死之時續

縷息於欲絶之際柰何任事之人昧於大體務於小察不深體執事惓惓體國憂民之意人情不能無疑且如兩家之田連坵接畝一盈一虧既曰清理則當剖彼之盈補此之虧今乃以虧者則謂之舊因而積年賠納之數不得議減盈者則謂之積出而新立科取之額甚至將原量一定之數再三改易翻謄斯門一開奸弊百出若曰於心無愧則其舊日封圻藁籍自宜存之於官以備參考何乃悉付諸火以滅其蹤

遂使豪右得計貧弱受害物議喧騰若當時誠得一二公平正大廉謹忠厚之人治之有條理壓服衆心不惟執事立法之初意可暴白於斯民而高明盛德不至為其所累矣况又聞之道路云官府欲將恩例入額役田槩增科額民心皇皇甚不能安愚以為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且斯民者乃國家之所以為國家者也究其衣食之艱惟患輸納之重朝廷深知如此比年天下糧額得減十之二三民感皇恩淪浹骨髓

今之此舉若不深惟其後而遂必為之政恐年深弊積後人之怨今人者亦猶今人之怨昔人也如蒙俯納愚言乞慮厥始終勿徇常見而施其善處之道焉則執事不徒為蒼生之口碑於萬斯年而㝠㝠陰德之報亦有歸矣

一鹽法禁令未能兩全竊惟古人有言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又聞仁人之御下猶慈父母之於子女其愛惟均衣服飲食必須兼濟一有不愜向隅而

泣為父母者其心得安耶竊竊見近者執事欽承上
命深懲積年鹽法不通之弊重勞宏慮立法禁止且
責州縣能否以為殿最竊愚以為鹽法之所以不通
其弊非一蓋由官鹽多雜灰土牛糞等類穢汚之物
色惡味劣鄉人樂於私鹽之瑩淨且負擔往往到門
求售隨物貿易可或容賒非特銖兩饒足抑無往返
之勞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一也數年以來官府計
口責納鹽鈔笞楚逼迫甚於星火鄉人無由得鈔不

免將產畜布帛薪粟麻麥加賤貿鬻以救一時之急既納之後徒為主收吏胥刻落肥家之利而已官鹽何嘗有銖兩之給還哉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二也又若天下鹽商引目苦費本力忘其父母妻子經寒歷暑忍飢受凍遠從千里邊塞營中而得奈何各處鹽場拘於先後恣意阻滯至有二三十年守待不得支而甘於自棄者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三也洪武年間四品以上官員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賈之利

近年往往見有鹽商多稱官下舍人原其闗支之際不無凌壓侵越以致阻滯此鹽法之所以不通者四也以此言之固不可獨責之於下矣抑詡自童幼時聞長老言鹽丁灶户類多窮苦終歳勤動父母妻子不得煖飽惟仗餘鹽以活性命古人有詩曰生女嫁盤瓠誓莫近嫁宋家亭則其苦情久矣又若沿海衛所近年軍士糧餉例不全支運糧造船耗折賠補費用百出每月所得八斗之糧不充一家之費飢寒切

身哀音滿耳是以忘其法禁敢於負賣私鹽一日奔走動經七八十里所得微利不過四五十文一家長幼待此為命今執事必求令行禁止則是絶其衣食之源而使之就死地愚以為此輩本非素知禮義之人孰肯就道而死萬一困極禍出意外弱者散而之四方强者聚而為盜賊放肆猖獗以逞快其所忿而致居民不得安枕帖席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不無動勞執事措置規畫之廑也且夫州縣之職在乎分憂

固不當以細務而責其優劣如古之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豈可以為不肖而黜之乎況今各處有司聞斯令之出於是黨結牙儈益加夾襍又將挑販小民預勒見錢以為鹽本因而得以為肥家之利其他生事科擾非止一端以致苦楚之極舉家哀號無所控訴則是法未及行而民先受害詡雖愚昧未見其可也聖天子愛恤軍民一夫失所形於咨嗟所以特令執事下臨廵撫務在敉寧如鹺務細末固非所急乞

為深惟大體痛念至情務求兩全勿徇一見合無今各處出鹽所在煎煮務從精潔其鹽丁竈户除該納常額外或有餘鹽請得官為設務專委公直廉謹衆所信服者一士人主之將各處倉庫官糧并積出餘米一照民間價值勿恃官勢兩平收買堆積遇有鹽商來支勿拘先後無使經年守支阻滯隨到即給如該場或有不敷即將所闕堆積餘鹽給與彼此相資誠為兩便仍乞申明洪武祖制食禄之家不得中鹽

事例以禁侵越其沿海軍士月給糧餉例得全支或
遇凶年得照民例概施賑濟仍將近年小民納過鹽
鈔之鹽一一如數給還勿吝出內無使失信如此則
商賈流通人得所養民有餘鹽私無所售法不待立
而自行禁不待嚴而自止矣

墓銘　　沈魯

先生龔姓諱詡字大章别號鈍菴世居蘇之崑山婁縣
村高祖諱榮祖曽祖諱應春祖諱德新父諱詧字叔言

洪武戊午應文學科授岳州儒學正妣王氏宋參知政事絢之後洪武壬戌十月十一日生先生於岳州叔言擢兵科都給事中以事謫戍五開時戍者不許偕親屬行先生甫三歳隨母夫人歸依外氏而叔言訃音尋至夫人守節不貳紡績給衣食課子讀書先生性通敏過目輒成誦雖罹多故於窮愁無聊中亦能自奮勵但厖羸孱弱不任繼先人戍遠乃斂膝授徒於鄉三十年母子更相為命時軍政督急促補缺伍縣受文牒至四百

七十母夫人日夜刻勵用財以自衛而堂兄瑀為之周
旋維護得緩行宣德間因清理俾戍附近隷鎮海衛籍
總督武公惟德雅敬愛先生嘗令其子餽問安否周文
襄公恂如巡撫東南先生挾策言二十餘事切中時病
舉衛學教授不就繼後巡撫者亦皆有書論世務所言
不售乃自賦云胸中有長劍一日幾迴磨先生剛腸嫉
惡而言必以忠信孝友重惜名檢於子弟尤諄誨親切
為文抑揚反復曲折詳盡讀之愈繁而愈密尤長於詩

詩多關風教道民情好惡而惻怛忠厚有少陵憂恤之
心焉晚築室於小虞浦藝卉木蔬果題為逆老庵日以
吟咏耕稼自娱而聲利紛華泊如也年雖高而耳目聰
明矍鑠徤步出入未嘗乘輿馬勞物力一旦小有不安
顧左右謂曰吾將逝矣早跋涉艱危勞苦萬狀瀕九死
幸獲全遺骸於令日復何憾成化己丑正月癸未卒於
正寢享年八十有八所著書若干卷野古集若干卷以
老兵之嗣得免繼補軍伍配胡氏有懿行再娶皆周氏

亦先卒養女三人壻周智周常倪允而智壻劉偉常二
子雍陸與允二壻邵祖及雍子周文傳皆能繼其醫業
是年閏二月壬申塟鹿城先塋之兆武公與宗人陰陽
訓術彦中為經理襄事而邵祖之父曾生狀行請銘余
先君與先生中表兄弟夙相契合講道誼終日談不厭
余嘗聞其緒餘迄今猶能記憶敢忘其陋而輒為議諡
復銘其墓曰蚤罹世故多危疑中更困伏幾不支雖有
利器將安施詩書之樂慰我飢文章節義慰我悲年垂

九十志不移嗚呼先生後進師

諡議

有明成化五年正月癸未鈍菴龔先生大章以疾卒於家享年八十有八無子其宗人以敬暨陰陽訓術彦中為營喪塟塟於崑峰之南鹿城之下而門生弟子相與議謚以易其所以為名者謀及余且屬以謚議余謂士君子之行義顯而易見為可名則人皆能言之矣隱而難知者無以紀其志必資有識發潛啟客使後人得以

向慕庶幾其有不忘者存焉先生自少出入行陣冒死
蓋瘁而不忘所自犬馬識其故主言之未嘗不哽咽流
涕然於窮途涸轍中能自奮厲務為有用之學匡濟之
才屢見其所長以干時用卒亦知其莫能售也乃斂鋒
鍔居恬易以鈍自處讀軒岐醫藥農圃樹藝之書為利
人徇己之道尚名檢厚風化忠信孝義之談日不虛口
世方以利名得喪為榮瘁先生語後進子弟曰女宜盡
心於其親勿欺罔以窺祿貧賤憂戚命也處之有道在

乎其人焉無他為也委順而已此其行誼於謚法寛容和平曰安好廉自克曰節夫虚中受益從容宴如和其氣不迫於事非安而何衣疏食糲苦學甘貧紛其身不逾其志非節而何於是崑山逸老沈魯題其宅穸之所曰鈍菴安節龔先生之墓僉曰宜哉遂議謚俾彦中子姪紱綬縉用刻於石托外孫周雍守之成化五年歲在已丑閏二月望日立

傳

王執禮

龔詡字大章號鈍庵洪武十五年生於岳州兵科公諵時纔三歲母王氏盡瘁育之抵於成人年十七詣闕陳乞就伍時北兵日近因留京師守金川門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谷王開門迎降守者崩潰時詡年二十一歲投戈慟哭回顧宮中火起傳言乘輿巽去詡即亡命出城徬徨郊外莫知所之乃變姓名稱王大章遯歸鄉里伺後興復已而知府姚善被執乃轉匿任陽大姓陳馬二家常言畜狗尚戀舊主况於人乎道及先朝事即悲

不自勝時名捕補伍者甚急崑山四百七十人詡在其中義不欲往族人瑀陰為賂脫晦處二十餘年賣藥授徒以給朝夕人知王大章即所捕龔詡子也然憐其志尚無訐之者宣德七年蒙恩例移附近鎮海衛終不就籍後周文襄公廵撫江南屈己下士咨詢民瘼因條上所宜興革二十餘事文襄以為賢屢薦署淞江太鎮衛學教授皆堅辭不去文襄躬親往勸始吐實謝却猶廹之不已乃曰某固非食祿之臣仕亦無害但今從明公

辟舉則負往日城門一慟耳因泣下沾裳文襄感服嘆息而去無子不立繼嗣惟養兩女贅壻為倚至成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癸未壽終整衣端坐口誦大學首章而逝有白氣起屋極上衝霄漢自號鈍庵逸老詩名野古集生平忠憤時或不掩其鐵心行云我有胸中一塊鐵贈君鍛鍊成寶刀總然埋沒不復用終使神光夜燭星斗高其話舊云誰知痛定還思痛毛骨於今尚悚然其有感云六十年來不平事至今提起便長號可以窺

其藴矣吴文恪公訥深敬之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是年閏二月壬申宗人紱縉為經理襄事塋儒學西先塋之昭弘治初年知縣楊子器立祠於富春橋下比歲久湮没十一年祀之鄉賢隆慶六年詔書褒顯革除時忠臣義士劉下所在撫臣建祠表墓恤錄苗裔乃復立祠學宫之西近其母子塋處

又　　張大復

龔詡字大章父詧官黄門以諫易儲事戍五開詡方三

歲時法嚴戍者不得以親屬行先逮公母子四人既就
道多病亡而公最㓜獨免會赦東歸遇黄門西楚道中
匆匆泣别未久黄門死五開公從母依外家居春和里
而句伍之籍旁午於道積移至四百餘紙責縣官甚急
賴宗人清惠公保持之母又多賫金自衛征發稍緩年
十四白母詣闕候補得遼陽踰年建文君閔公直諫子
又稱小不堪遠戍調守金川門公即金川門守戍時乃
志在王室凜凜多匡衛之算靖難師起從軍淮陰會統

兵敗績力收餘衆復守金川壬午六月十三日靖難兵逼金川門谷王穗以門降守者奔潰公奮戈擿之不中低回走郊外糞得一當以安社稷俄宮中火起乘輿遜避始大慟遁去匿江陰常熟間然時聞竊竊追討聲夜走任陽寄馬陳二家二家故多藏書頗修朱家郭解之義乃匿公大囷中公即讀書其間上討皇古下漁百氏几榻盡穿多所纂述而又時時乘夜渡婁省母旁皇旧遊家冷吟孤嘯嘗有董汪非怯當年事為有慈親在故

圃之句讀者傷之仁宗即位詔寛軍伍公始仍侍母崑山而是時周文襄忱籍田江南具禮相就公為條上便宜二十事次序行之東南以安居無幾有詔調公鎮海軍而母王夫人卒公班白毀瘠孺慕終身自惟髫稚之年見比閭子皆有怙恃我獨何人春露秋霜感思深至觸事悲號幾回病絶母子甫合何辜至此既久之文襄欲處公師儒之任已定議蘇松間公不可文襄躬辟之公泫然曰即謝非食禄之臣仕亦無害但恐負往日城

門一慟耳遂去不復見築逸老庵虞浦上讀書鼓琴其中著野古集若干卷大都忠憤之氣光芒陸離不可磨滅云公身歷八朝年幾九袠没齒沈淪綱常攸頼前際後際才有揔萃者焉

論曰揚子雲言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豈其為安節先生言之也吾觀先生蓋經世之雄不遇蒙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以還夫黄門不負天道而世之論者逡巡觸諱不欲正明其當日投戈歸田之槩編

籍隱遯不知就所著書已見行事非獨垂空文以自雄者也文襄百世之澤藉有先生亦少槩見矣穆廟神聖首詔卹錄壬午諸臣故先生得在廟食之列當時撫臣張佳胤抗疏請祠張黄門楝始得盡傳其事無所避諱此所謂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為快者耶嗟乎五開百年之目至是可瞑而建文皇帝故不乏王宮守衛士矣天道神明焉可誣哉當撫臣題祠時江右龍宗武實署先生事其詞曰龔詡至性天植篤忠

義於童穉之年高標代希挺耿介於阨窮之日身非
官守痛國難而悲慟無窮運屬天移矢臣綱而堅持
罔變至於藏名易姓竄伏江鄉辟聘數臨力辭不起
方之周武應天順人而夷齊獨恥食其粟真可謂千
古同節者也及改伊父以直諫死遠戍伊母以氷節
撫孤童孝義忠貞一門並萃豈非蘭生幽谷無人自
芳者耶其視死事諸臣雖得禍不如其慘而抗志各
極其崇慷慨殺身從容就義故難以優劣論矣於是

撫臣是其議請於朝制曰可

畫像贊

吳瑞

不絶其名而絶其嗣與林和靖同而先生則三娶乎妻不昌其身而昌其詩與孟貞曜同而先生則不忘乎時其容之和藹乎陽春三尺之童可與俱其介之峻巍乎華嶽萬夫之勇不可移此其所以生稱逸老没謚安節而可為百世之師者也

又

王曰敏

幼罹父難克遵母教長從正學力任師道儒言儒行深衣幅巾逍遥鄉里儀表縉紳其穀不辰美玉韞匵行稱乎謚壽享乎福嗚呼先生世胄黄門雖曰乏後身死名存